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名臣言行録外集卷十七　三至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録監生臣張鴻仁

宋名臣言行録外集卷十三

宋　李幼武　纂集

吕祖謙　東萊先生成公

字伯恭先河東人後徙壽春六世祖申國文靖公自壽春徙開封今為開封人以祖致仕恩補將仕郎登隆興元年進士第又中宏詞任南外睦宗院宗教丁母憂免喪除太學博召試館職除秘書正

宇丁父憂免喪主管台州崇道觀召為祕書郎兼
國史編修遷著佐再遷大著兼禮郎冬以疾去職
先是奉詔編類皇朝文鑑至是書成除直閣主管
武夷冲佑觀病間除著作郎不就添差浙東帥議
亦不就主管明道宮淳熙八年七月終年四十五
嘉泰八年賜諡
公之大學術業本於天資習於家庭稽諸中原文獻之
所傳博諸四方師友之所講融液無所偏滯晚雖卧

疾其任重道逺之意達於家政纎悉委曲皆可為後法

史說曰史有二體編年之體始於左氏紀傳之體始於司馬遷其後如班范陳壽之徒紀傳之體常不絶至於編年之體無有能續之者温公作通鑑正欲續左氏左氏之傳終云智伯貪而愎故韓魏起而亡之左氏終於此故通鑑始於此然編年與紀傳互有得失論一時之事紀傳不如編年論一人之終始編年不

如紀傳要之二者皆不可廢韓魏之事温公論之詳矣今當論看通鑑之法昔陳瑩中嘗謂通鑑如藥山隨取隨得然雖有是藥山又須會採若不能採則不過博聞強記而已壺丘子問於列子曰子好游乎列子曰人之所游觀其所見我之所游觀其所變此可取以為看史之法大抵看史見治則以為治見亂則以為亂見一事則止知一事何取觀史如身在其中見事之利害時之禍患必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

當作何處之如此觀史學問亦可以進智識亦可以高方為有益

讀史先看統體合一代綱紀風俗消長治亂觀之如秦之暴虐漢之寬大皆其統體也其偏勝及流弊處皆當考復須識一君之統體如文帝之寬宣帝之嚴之類統體蓋為大綱如一代統體在寬雖有一兩君稍嚴不害其為寬一君統體在嚴雖有一兩事稍寬不害其為嚴讀史自以意會之可也至于戰國三分之時既有天下

之統體復有一國之統體觀之亦如前例大要先識一代統體然後就其中看一國之統體二者常相關也既識統體須看機括國之所以盛衰事之所以成敗人之所以邪正於幾微萌芽察其所以然是為機括

讀史既不可隨其成敗以為是非又不可輕立意見易出議論須揆之以理體之以身平心熟看參會積累經歷諳練然後時勢事情漸可識別

與張敬夫書畧曰從前病痛良以嗜慾粗薄故却欠克
治經歷之功思慮稍少故却欠操存澄定之力積蓄
未厚而發用太遽涵泳不足而談說有餘
與晦翁書曰學者須是專心致志絕利一源凝聚停蓄
方始收拾得上
晦翁致書曰承喻整頓收斂則入於著力從容游泳又
墮於悠悠此正學者之通患然程子嘗曰亦須且自
此去到德盛後自然左右逢其原今亦當且就整頓

收斂處著力但不可用意安排等候即成病耳

又曰承喻所疑别紙求教然其病在於畧知道體之渾然無所不具而不知渾然無所不具之中精粗本末賔主内外葢有不可以毫髮差者是以其言常喜合而惡離却不知雖文理密察縷析毫分而不害乎本體之渾然也先生答曰所喻誠為至論

晦翁再書曰所喻講學克已之功裒多益寡論得恰好然此二字各是一件工夫學者於此須是無所不用

其極然後心目俱到無偏倚之患若如來喻便有好仁不好學之蔽矣且中庸言學問思辨而後繼之以篤行程子於涵養進學亦兩言之皆未嘗以此包彼而有所偏廢也先生答曰所喻致知克己不可偏甚善前此多見友朋每較量義理而於踐履處多不檢點故發衮多益寡之論然要如來喻乃完粹耳

再書曰杜門進學所造想日深所謂凝聚收斂是大題目此不易之論乃工夫根本

又曰伯恭嘗言道理無窮學者先要不得有自足心此至論也

贊其畫像曰以一身而備四氣之和以一心而涵千古之祕推其有足以尊主而庇民出其餘足以範俗而垂世然而狀貌不踰於中人衣冠不詭於流俗迎之而不見其來隨之而莫睹其蹤刻是丹青孰形心曲惟嘗見之者於此彷彿復見之焉則不但遺編之可續而已

哭之曰天降割于斯文何其酷耶往歲已奪吾敬夫伯恭胡為又至於不淑耶道學將誰使之振君德將誰使之復耶後生將誰使之誨斯民將誰使之福耶經說將誰使之繼事記將誰使之續耶若我之愚則病將孰為之箴而過將孰為之督耶然則伯恭之亡曷為而不使我失聲而驚呼號天而慟哭耶嗚呼伯恭有蓍龜之智而處之若愚有河漢之辯而守之若訥胷有雲夢之富而不以自多詞有黼黻之華而不易

其出此固今之所難而未足以議兄之髣髴也若乃孝友絶人而勉勵如弗及恬淡寡欲而持守不少懈盡言以納忠而羞為訐秉義以飭躬而恥為介是則古之君子尚或難之而吾伯恭猶歉然而未肯以自大也葢其徳宇寛洪識量閎廓既海納而川停豈澄清而撓濁矧涵濡於先訓紹文獻於故家又隆師而親友極探討之幽遐所以禀之既厚而養之深取之既博而成之粹宜所立之甚高亦無求而不備故其

講道於家則時雨之化進位於朝則鴻羽之儀造辟
陳謨則宣公獨御之對承詔奏篇則右尹祈招之詩
上方虛心而聽納衆亦注目其敷施何遭時之不遂
遽縈疾而言歸慨一卧以三年尚左圖而右書間逍
遥以曳杖恍沂上之風雩衆咸喜其有瘳冀卒攄其
素藴不則傳道以著書抑亦後來之程凖何此望之
難必奄一夕而長終增有邦之殄瘁極吾黨之哀恫
嗚呼哀哉我實無似兄辱與游講摩深切情義綢繆

粤前日之枉書尚粲然其手筆始言沈痼之難除猶幸死期之未即中語簡編之次第卒誇草樹之深幽謂昔騰踐而有約盍令命駕以來游欣此旨之可懷訃車而偕至考日月之幾何不旦莫之三四嗚呼伯恭而遽死耶吾道之衰乃至此耶

文鑑編得泛然亦見得近代之文如沈存中律歷一篇說渾天亦好

文鑑編康節詩不知怎生地那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

心上起經綸底詩却不編入

讀文鑑曰詩好底都不在上面把作好句法又無好句法把作好意思又無好意思把作勸戒又無勸戒

觀先生病中日記其繙閱論著固不以一日為懈至於氣候之暄涼草木之榮悴亦必謹焉則其察物内省葢有非血氣所能移者矣比來不復見伯恭固為深恨然於此得窺其學力之所至以自警省則吾伯恭之不亡者其誨我亦諄諄矣日記跋

向見說左氏之書極為詳博然遺詞命意亦頗傷巧矣

博雜極害事伯恭日前只向雜博處用功却於要約處不曾子細研究如聞範之作旨意極佳

伯恭天姿温厚故其論平恕委曲之意多

伯恭義理太多傷巧未免杜撰

伯恭聰明看義理不子細向嘗與校程易到噬嗑卦和而且治處一本作和而且洽字據治字於理為是他硬執要作洽字和已有洽意更下洽字不得緣他先

讀史多所以看粗了眼讀書須是先經爲本而後讀

史

問東萊之學曰伯恭於史分外子細於經却不甚理會

嘗有人問他忠恕楊氏侯氏之説孰是他却説公如

何恁地不會看文字這个都好看来他要説爲人謀

而不盡心爲忠傷人害物爲恕恁地時方説不是門

人曰他是相戲浙間一種史學故恁地曰史學甚易

只是見得淺

伯恭之學大槩尊史記不然則與陳同父說不合同父之學正是如此

其學合陳君舉陳同父二人之學問而一之

永嘉之學理會制度偏攷究其小小者惟君舉為有所長若正則則渙然統紀同父則談論古今說王說霸伯恭則兼君舉同父之所長

伯恭講論甚好但每事要鶻圇說作一塊又生怕人說異端俗學之非護蘇氏尤力以為爭校是非不如斂

藏持養

伯恭無恙時愛說史學身後為後生輩糊塗說出一般

惡口小家議論賤王尊伯謀利計功更不可聽

向見伯恭說少時性氣粗暴嫌飲食不如意便敢打破

家事後因久病只將一冊論語早晚閑看忽然覺得

意思一時平了遂終身無暴怒此可為變化氣質法

伯恭舊時性極褊後因病中讀論語至躬自厚而薄責

於人有省遂如此好 並晦翁語

張栻 南軒先生宣公

字敬夫魏國忠獻公之嗣子蔭補承務郎紹興間忠獻出督奏公充機宜以軍事入見上異之除直祕閣丁父憂服喪長沙會盜起郴桂帥守劉公珙時問籌策還朝極言公學行志業除撫州守未行改嚴州召為吏部員外郎未幾兼侍講尋除左司員外郎守袁州淳熙改元公家居累年上念公除禁職守静江經畧治聞詔特轉承事郎進直寶文

閣再任五年除祕閣修撰湖北運副即知江陵帥本路求閒未得而病革且死猶手草遺表寫畢而絕𠃔詔下除右文殿修撰提舉武夷冲佑觀則已不及拜矣淳熙七年二月也享年四十有八嘉泰八年賜謚

公生有異質穎悟夙成忠獻愛之自其幼學而所以教者莫非忠孝仁義之實既長命往從胡仁仲之門問程氏學先生一見知其大器即以所聞孔門論仁親

切之指告之公退而思若有得也以書質焉而先生報之曰聖門有人吾道幸矣公以是益自奮勵直以古之聖賢自期作希顔録一篇蚤夜觀省以自警策所造既深遠矣猶未敢自以為足則又取友四方益務求其所未至蓋玩索講評踐行體驗反覆不置者十有餘年然後昔之所造愈深遠而反以得乎簡易平實之地其於天下之理蓋皆瞭然心目之間而實有以見其不能已者是以決之勇行之力而守之固

其所以篤於君親一於道義而沒世不忘者初非有所勉慕而強為之也

孝宗即位慨然以奮伐仇敵克復神州為已任起忠獻公都督諸軍事忠獻奏以公書寫機宜文字公時年甫三十內贊密謀外參機務夙夜懍懍直以君父之責為已憂有人所不得而聞者矣間以軍事入見上即進曰陛下上念宗社之讐恥下閔中原之塗炭惕然於中而思有以振之此心之發即天理之所存也

願陛下勿怠此心而親賢稽古以廣充之則不惟今日之功可以必成而千古因循之弊亦庶乎其可革矣上異其言

忠獻入行相事上時時獨召公入問方畧上皇亦名對勞問賜金帶以寵焉忠獻辭位去公亦罷歸用事者遂罷兵與金和金反乘隙縱兵入淮甸中外大震然廟筭猶未決至勑諸將無得以兵向敵時忠獻已辭世即草土拜疏言我與金人義不同天日者雖嘗詔

以縞素出師而玉帛之使未嘗不躡其後是以和戰之念雜於胸中而至誠惻怛之心無以感格乎天人之際此所以事屢敗而功不成也今雖悉為羣邪所誤以至於此然能以是為監而深察之使我胸中了然無纖介之惑然後明詔中外公行賞罰以快軍民之憤則是乃所以為破敵之一奇也然破敵之後益堅此心誓不言和專務自強雖折不撓使此心純一貫徹上下則遲以歲月亦何功之不成哉

知嚴州陛辭時宰相方籍恢復之說為身謀而其所以為術皆不出於正妄意公素論當與已合數遣人致慇懃公不答見上即言先王之治所以建事立功無不如志以其胸中之誠所以感格天人之心而與之無間也今規畫雖勞而事功不立豈吾日用之間念慮云為之際亦有私意之發以害我之誠者乎誠能克而去之使吾中扃洞然無所間雜則見義必精守義必固天人之應將不旋踵矣然欲復中原之地當

先有以得吾民之心而所以得吾民之心者豈有他哉不盡其力不傷其財而已矣

宰相方大言敵勢衰弱可圖往責陵寢之故以為兵端士大夫有憂其無備而名兵者皆斥去之於是公見上上曰卿知金人事乎公對曰不知也上曰金人饑饉連年盜賊四起公曰金人之事臣雖不知然境內之事則知之詳矣上曰何事公曰比年諸道歲饑民貧而國家兵弱財匱小大之臣又皆誕謾不足倚仗

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上為默然久之

公遂言曰陵寢隔絶誠臣子不忍言之至痛今不能正名仗義以將天討而欲以卑詞厚禮求之其屈甚矣而異論者猶以為憂雖其不知大義之所存無足深責然意其亦有以見我之未有必勝之形而不能不憂也夫必勝之形常在於早正素定之時而不在於兩陣決機之日為今之計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讎

之義顯絕金人不與通使然後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帥練甲兵通內修外攘進戰退守為一事又且必治其實而不為虛文使必勝之形隱然在目則雖三尺童子亦且奮躍而爭先矣尚何異論為過計之憂哉上為歎息褒諭以為前未始聞此論也

一日奏事上問天公進對曰不可以蒼蒼者便為天當求諸視聽言動之間一念纔是便是上帝鑒觀上帝臨女簡在帝心一念纔不是便是上帝震怒

公寢疾傚吟云舍瑟而作敢忘事上之忠鼓缶而歌當盡順終之理疾革定叟求教公曰朝廷官爵莫愛他底一朋友求教力疾謂之曰蟬蜕人欲之私春融天理之妙

將死自作遺表曰再世蒙恩一心報國大命至此厥路無由猶有傚誠不能自已伏望陛下親君子遠小人信任絕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見永清四海克鞏丕圖臣死之日猶生之年表來上邸吏以庶僚不得

上遺表却之卒四日上乃聞之

公為人坦蕩明白表裏洞然詣理既精信道又篤其樂於聞過而勇於徙義則又奮厲明決無毫髮滯吝意以至疾病垂死而口不絕吟於天理人欲之間則平日可知也故其德日新業日廣而所以見於論說行事之間者上下信之至於如此雖小人以其好惡之私或能壅塞於一時然至於公論之久長葢亦莫得而揜之也

公之教人必使之先有以察乎義利之間而後明理居敬以造其極其剖析精明傾倒切至必竭兩端而後已所為郡必葺其學於静江又特乘暇日召諸生告語不倦民以事至庭中者亦必隨事教戒而於孝悌忠信睦婣任恤之意尤孜孜焉世俗鬼神佛老之説必屏絶之獨於社稷山川古先聖賢之奉為之兢兢雖法令所無亦以義起其水旱禱祠無不應也

平生所著書唯論語説最後出而洙泗言仁諸葛忠武

俟傳為成書其他如書詩孟子太極圖説經世編年之屬則猶欲稍更定焉而未及也然其提綱挈領所以開悟後學使不迷於所鄉其功則已多矣葢其常言有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而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為而不能自已非有所為而為之者也一有所為而為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烏乎至哉言也其亦可謂廣前聖之所未發而同於性善養氣之功者歟

靖康之變國家之禍極矣小大之臣奮不顧身以任其責者葢無幾人而其承家之孝許國之忠判決之明計慮之審又未有如公者雖降命不長不克卒就其業然其志義偉然死而後已則質諸鬼神而不可誣也朱子述行狀後

嘗曰廷對須是直言葢士人初見君又此是第一步此時可欺則是無往而非欺須是立得脚步是當

曰天下之事莫大於賢者不肯為則必有小人乘間攘

臂而為之此天下之禍所從起也如本朝熙豐之初役法當革也科舉當變也冗官當去也神宗皇帝慨然欲更張之而當時諸老大臣皆以為不可神宗不快於心一旦王介甫以為可以必更於是小人乘間用事而天下之禍從此起矣

人言東漢之亡黨錮促之也曾不知東漢若無數君子其亡也尤速譬如羸病之服丹一旦死則歸罪於丹不知其所以能延數日之命者丹之力也使其不服

丹則其死必速矣

答鄭自明書云天理難窮資質難恃工於論人者察己常疎闊狃於訐直者所發多弊病

讀經書須平心易氣涵泳其間若意思稍過當亦自礙却正理要切處乃在持敬若專一工夫積累多自然體察有力只靠言語上苦思未是也

晦翁致書略曰某切覵所存大抵莊重沉密氣象有所未足以故所發多暴露而少含蓄此殆涵養本原之

功未至而然以此慮事吾恐視聽之不能審而思慮之不能詳也近年見所為文多無節奏條理又多語學者以所未到之理此皆是病理無大小小者如此則大者可知矣願深察此言朝夕點檢絶其萌芽勿使能立則志定慮精上下信服其於有為事半而功倍矣事之有失人以為言固當即改然亦更須子細審其本末然後從之為善向見舉措之間多有以一人言而為之復以一人言而罷之者亦太輕矣從之

輕則守之不固必矣

贊其畫像曰擴仁義之端至於可以彌六合謹善利之判至於可以析秋毫拳拳乎其致主之功汲汲乎其幹父之勞仡仡乎其任道之勇卓卓乎其立心之高知之者識其春風沂水之樂不知者以為湖海一世之豪彼其揚休山立之姿既與其不可傳者死矣觀於此者尚有以卜其見伊吕而失蕭曹也耶

哭之曰惟公家傳忠孝學造精微外為軍民之所屬望

内為學者之所依歸治民以寛事君以敬正大光明表裏輝映自我觀之非惟十駕之弗及葢未必終日言而可盡也顧聞公之臨絶首以納忠召賔佐而與訣委符節而告終葢所謂得正而斃者又凜乎其有史魚之風此猶足以為吾道而增氣抑又可以上悟於宸聰

又曰嗟惟我之與兄胸志同而心契或面講而未窮又書傳而不置葢有我之所是而兄以為非亦有兄之

所然而我之所議又有始所共向而終悟其偏亦有

夆所同擠而晚得其味益紛紛往反者幾十餘年末

乃同歸而一致云云兄喬木之故家我衡茅之賤士

兄高明而宏博我狷狹而迂滯故我常謂兄宜以是

而行之當時兄亦謂我盍以是而傳之來裔益雖隱

顯之或殊實交須而共濟不惟相知之甚審抑亦自

靖而無愧

吕東萊哭之曰惟昔以郡文學事公於嚴陵聲同氣合

莫逆無間自是以來一紀之間面講書請區區一得之慮有時自以為過公矣及聞公之論綱舉領挈明白嚴正無繳繞回互激發偏倚之病然後釋然心悅爽然自失邈然始知其不可及此某所以願終身事公而不去者也其天姿澁訥交際酧酢心所欲言口或不能發明獨與公合堂同席之際傾倒肝肺無所留藏意所未安辭氣勁切反類世之強直者亦不自知其所以然夫豈士為知已盡自應爾歟我行天下

愛而忘其愚亦有不減公者矣內反諸心豈敢負之乃獨勇於此而怯於彼抑有由也葢公孳孳求益欵篤懇惻有以發其冥頑勇於改過奮厲明決有以起其緩縱而不立已不黨同胷懷坦然無復隔閡雖平生退縮固滯之態亦不掃而自除也使我常得從公豈無分寸之進使公以愛我之心充而廣之馴致於以虛受人之地公天下之身受天下之善行為社稷生民福孰可限量耶嗚呼公今其死矣亦無所復望

雖然有一于此公在生之義上通于天養其志承其業油油翼翼左右彌縫不以存歿為二者公之事親也念大恩之莫報咎誠意之未孚雖身在外心靡不在王室鞠躬盡瘁唯力是視不以遠近為間者公之事君也義理之大一識所歸永矢靡他至於參觀徧考公而且博未嘗如世俗學士先生之言行曖曖昧昧不復廣求其進學之力不以在亡為勤惰者公之事師也公之此心益未嘗死我雖病廢猶有尊足者

存亦安知不能追申徒而謝子產耶申徒事見莊子内篇五申徒嘉兀者也尊足事乃叔川無趾並見上

晦翁序其丈曰公自幼壯不出家庭而固已得夫忠孝之傳既又講於五峯之門以會其歸則其所以嘿契於心者人有所不得而知也獨其見於論說則義利之間毫釐之辨蓋有出於前哲之所欲言而未及究者措諸事業則凡宏綱大用巨細顯微莫不洞然於冒次而無一毫功利之雜是以論道于家而四方學

者爭向往之入侍經帷出臨藩屏則天子亦味其言嘉其績且將倚以大用而敬夫不幸死矣云云敬夫天姿甚高聞道甚蚤其學之所就既足以名於一世然察其心蓋未嘗一日以是而自足也比年以來方且窮經會友日反諸心而驗諸行事之實蓋有所謂不知年數之不足者是以其學日新而無窮其見於言語文字之間始皆極於高遠而卒反就於平實此其淺深疎密之際後之君子其必有以處之矣

敬夫見處卓然不可及從游之久反復開益為多但其天姿明敏從初不歷階級而得之故今日語人亦多失之太高

敬夫高明他將謂人都似他才一說時便更不問人曉會與否且要說盡他个其則性鈍讀書極辛苦故尋常與人言多不敢過為高遠之論

敬夫大聰明看道理不仔細

敬夫最不可得聽人說話便肯改

敬夫見識高却不耐事伯恭耐事却有病

敬夫見識純粹踐行純實使人望而敬之

敬夫學問愈高所見卓然議論出人意表近讀其語說不覺胷中洒然誠可歎服並晦翁語

宋名臣言行録外集卷十三

宋名臣言行録外集卷十四

宋 李幼武 纂集

魏挺之 艮齋先生

字元履後改掞之字子實然以元履聞也久故稱者莫能易也家建之建陽縣招賢里兩以鄉舉試禮部皆不第閩帥汪應辰建守陳正同薦于朝時相尼之不得召乾道四年詔舉遺逸部刺史滛蒕

言其行誼特詔徵之賜同進士出身授左迪功郎
守太學録後罷為台州教九年閏月卒年五十八
淳熙三年追贈宣教郎直秘閣
幼有大志少長遊郡庠事胡公憲奇之已而徧從鄉之
儒先長者遊間適四方又盡交其先達名士於是聞
見日廣而聲稱日益大
甞客衢守章傑家會故相趙忠簡甍海上歸葬常山傑
雅怨趙公又希秦檜意逮繫其家人劾治甚急人畏

其克虐無敢議者元履獨慨然以書譙傑長揖徑歸

傑亦不能害也

被召命辭謝不獲則以布衣入見極陳當世之務大要

勸上以修德業正人心養士氣為恢復之本上獎嘆

開納

釋奠于先聖職當分獻先賢之從祀者則先事白宰相

王安石父子以邪說亂天下不應祀典河南二程倡

明絶學以幸方來其功大請言於上廢安石父子勿

祀而追爵二程使從食

又言太學之教宜以德行經術爲先其次尤當使之通習世務以備官使今一以空言浮說取人非是不聽

政事有係安危治亂之機而宰相不能正臺諫侍從不敢言者亦無不抗章盡言以諫至三四上不納則移病杜門以書質責宰相語尤切宰相雅知元履招徠之至是始不能平而元履前已數求去矣遂以寧親

予告

於學無不講而尤長於前代治亂廢興存亡之說以及
本朝故事之實皆領略通貫識其大者平居論說聽
者悚然
與人交盡其情然不為苟合長善捄失惟恐不及後進
有一長必亟稱而力推之位尊望重者苟有不合己
意亦面質不避大抵為人最隆於義也
平日制行以急病讓夷為心一旦起布衣有列於朝則
無隱君父言衆人之所不敢言其比於區區自謀者

相去豈止十百而已哉

自少時已有志於當世晚而遇主謂可以行其學然其仕不能半歲而不合以歸閒獨喟然嘆曰上恩深厚如此而吾學不至無以感悟報塞吾罪大矣

予告而歸張南軒致書略曰兄抗論切直悚動一時此書亦庶幾不虛矣但非惟善言之不用而遽使直士引去使人重憂歎耳聞太學多士有欲閉何蕃之意亦可見人心所同也

晦庵哭之文曰猗歟元履才英氣豪凌空趠逺志節堅
高妥自弱齡聲華秀發事賢友仁其聞四達迨夫中
歲攷古驗今訂以經傳益宏益深聞人之善若獲於
已推之揚之情昌能已視人之阨若已擠之是振是
拔力無有遺婆娑丘林歲月遲莫聘幣鼎來片言感
悟謂當用世遂究厥施誰謂落落乃遄其歸歸來考
槃于澗于陸慺慺之忠永矢弗告謂當暫惕尋復詒
追誰謂一疾乃訖于斯念昔交誼兄膠我漆更攻互

磨兄玉我石世途艱險孟門太行兄行我憂兄歸我藏與兄同心誰則如我奚必梁丘君可亦可兄實高明卒監此心顧託警勵琅琅其音訶佛詆巫考禮正恪奉承靡他奠又得卜長坂之阿兄所樂游孰云兹令有墳其丘謂我宜銘亦兄所寄行高丈甲祇以為累日月有時漬綿束芻長慟寢門愧恨何如恭惟神靈尚記疇昔感此哀誠來歆來食萋婁在門往寧厥宮沒而不朽君子之終

張南軒撰君墓表朱晦翁跋曰元履之葬其實銘之其曰事有係安危治亂之機者則曽覩召還之命也時覩勢方盛其竊過憂恐貽異時丘隴之禍故不欲察察言之而敬夫復表其墓亦放此意故常私念使吾亡友盡言之忠不白於後世其咎乃繇於我每竊愧焉其後孝宗因納鄭鑑之言而思元履前所進說顧語執政龔公茂良等歎其直諒將復召而用之則聞其死矣嗟悼久之即下詔曰朝廷不可無直諒之士

揆之雖死其以宣教郎直秘閣告其第葢是時上雖以舊思遇覲厚然實不及以政事元履自明皆深詆覲者上皆不怒而亟寵褒之無間存没逺近傳聞感歎興起其且復記贈官事以明孝宗納諫思賢抑制近習之微意深可為後聖法亦幸因得追補志銘之闕庶有以慰元履於地下而自贖其顧望回隱之咎云

揆之本以白衣召見天子悦之擢為學官在職未幾數

上書論政以至力遏近幸之不當進者遂不自安而告歸以卒上則初末始厭其言也越五年而眷念不忘咨嗟閔悼錫命追榮如此嗚呼偉哉甚盛德也所以感人心而厲臣節為如何耶因書所記并刻于石以答揚先帝之光訓俾彌億萬年不墜于地是則不惟聖子神孫永有觀法而任事之臣有志之士亦得以稱誦道說更相勉勵而益勸於忠讜云晦翁記

贈告後

劉清之　靜春先生

字子澄先世臨江人後徙吉之廬陵登紹興二十七年第授來州宜春簿未上丁父憂服除改嚴州建德簿轉瑞州高安丞改撫州宜黄宰龔茂良周必大薦于孝宗召對除太常簿丁憂服闋倅鄂州歲滿諸司薦知常州未上改衡州當路惡之諷言者論罷差主管雲臺觀寧宗嗣位越月起知來州而已病矣淳熙十六年九月歿享年五十七

四五歲讀李瀚蒙求至龔遂勸農文翁興學誦不絕口

父母因語之曰此二君子教人讀書耕田也人亦不過耕與學耳公聞之欣然自是讀書勤甚比長受業於凡蚤夜力學志意自修専以儀刑先世希慕往哲為事博極書傳而不專科舉之習

孝宗名對首論民困兵驕大臣退託小臣苟媮數事又言用人四事一曰辨賢否二曰正名實三曰使材能四曰聽換授除太常簿以啓謝諸公有曰有如懷禄希世將恐初心之遂亡倘或獻諛取容何待已知之

不厚

得守常州擬奏事略曰今日之俗惟知得而忘義詔令一下仕者曰增秩乎士曰免舉乎兵曰受賞乎民曰蠲租乎有是則欣然奉承否則雖有良法美意利國而便人謂之空文視之如無也葢為治之道有政有教理也義也人心所同謂今世明於理義者為難其人不亦誣乎今日當精擇百官求其明於義理者以為監司為學官為守令為將帥則風俗知義上下一

心陛下又與大臣端本清源所以儀刑萬邦者不出於他而舉出於理義將以紹復大業斯無難矣

公孝友誠篤質直好義意廣而心和強敏而有立初以進士得官也欲應博學宏詞科及見朱晦翁即盡取所習詞業焚之慨然志於義理之學罷官嚴陵亟至東萊呂公書院講論經義留數月乃去廣漢張公守嚴陵時尚未識公已深知公為人其後書問往復神交心契公天資既高復從二三君子講學故所造日

益超詣而當世鉅儒如玉山汪公巽巖李公皆敬慕之

公之學以力行切己為務不事空言燕居端坐終日欽欽非繙閱經史則省察性情見義必為無所顧慮訓誘後進唯恐失一士有一善則亟稱而成就之

常曰苟志於學而乃唯性理文書是傳是玩嚮善士大夫是振是慕與向來眩於文章溺於訓詁流於異教者同一轍也且如一言之差在於常情為未害試思

是時此心存乎不存一步之違在於常情為未傷試思是時此心定乎不定有志者於容貌顏色詞氣用力如曾子或於視聽言動用力如顏子則先儒之訓簡易明白皆可舉而行誰能禦之

與人交推誠懇惻語約理盡見有親者必勉之以孝敬見有子者必勉之以教子為急務見初仕者必勉之以事君澤民為志聞人之善樂道不已聞人之過慘然如痛在已尤愛惜士類

常歎曰介甫不憑註疏欲修聖人之經不憑今之法令欲新天下之法可謂知務第出於已者反不逮舊故上誤裕陵以至于今後之君子必不安於註疏之學必不局於法令之文此二者既正則人才自出治道自舉

書贄晦翁略曰王承告其子眦學之所入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閑習禮學不如式瞻儀刑諷誦文辭不如親承音旨某讀此未嘗不慨然太息也學之於人切矣

宜乎父子之間見其至情丁寧而不敢忽也始某讀論語得元祐以來諸老先生説以為世徒有此書耳他日有告以今時二三君子之所在者于時坐不安席遂欲起而從之已而不能則有三焉體弱不能徒行貧無僕馬不可以遠適一也位卑身賤有在上者則不可扳而求之二也世道之衰屈身於勢利者不怪一從學士真儒考德而問業則曰是好名者三也云云二三君子不幸已死則無可言者幸而執事者

在此有可見之便其又奚說顧見蓋十五六年矣語曰經師易遇人師難遭顧以素絲之質附近朱藍伏惟誨之

其少壯不務學力長大懶拙於義理少所開明又獨立無朋夙夜兢兢而學未加進臨事接物亦多齟齬非時異事殊其末之學耳

此學二字向來愚見只說學之為學無與為對言此學則是吾亦自招彼學而與之抗耳故不必言此學

若世人不肯明言此學者乃要與外邊鶻突臨時向背耳尚何云學哉

晦翁復書曰執事以盛年壯氣清節直道發軔雅途既有聞於當世矣而悅學好問之意勤勤有加又將有意於古人為已之學者而然耶

來書深以異學侵畔為憂自是而憂之則有不勝其憂者惟能於講學體驗處加功使吾胷中洞然無疑則彼自不能為吾疾矣顧以聖賢之言反求諸身一

一體察須使一一曉然無疑積日既久自當有見但恐用意不精或貪多務廣或得少為足則無由明爾若夫涵養之功則非他人所得與在賢者加之意而已若致知之事則正須朋友講學之助庶有發明不知今者見讀何書作如何玩索與何人辨論惟毋欲速毋蓄疑先後疾徐適當其可則功日進而不窮矣

公没晦翁祭之文曰子澄以樂易之姿躬篤淳之行立志高雅信道深堅處家庭則孝弟達聞交朋友則信

義昭著居閒則其講道著書有以樂衆人之所不樂從官則其養民善俗獨能憂衆人之所不憂至於收恤宗黨而接引後來葢孜孜焉無所不用其至若其樂人之善而矜人之惡又汲汲焉唯恐不盡其誠故賢者與之遊則常幸其有思齊聞過之益不賢者與之處則常病其有明污招過之羞然世之賢者少而不賢者多是以子澄之得譽寡而訾毁衆道不得行於一州而遂齎志以沒地也是豈不可爲之深悲而

痛恨也耶予以無能蚤結交好切磋之益歳晚益親

然而病不得伸執手之悲沒不得展撫棺之慟聞訃

累月乃能使人病衰而不文言又不足以盡其區區

之意引首西望涕泗交流嗚呼子澄其尚能有以知

予之悲也耶

或言公在衡州立望祀山川壇晦翁曰而今有司只合

奉行朝廷制度士大夫自去創立亦自不便張敬夫

亦好如此恐非中庸不敢作禮樂之意

宋名臣言行録外集卷十四

宋名臣言行録外集卷十五

宋 李幼武 纂集

陸九齡 復齋先生

字子壽撫之金谿人入太學為學録乾道四年登進士第授桂陽軍教以親老道遠淳熙甲午改興國軍教丙申到任丁憂服闋庚子春調全州教九月卒享年四十九

幼明悟端重少長補郡博士弟子員時秦檜當國場屋無道程氏學者先生從故編得其説獨委心焉久之新博士且至聞其雅以放逸自許慨然歎曰此非吾所願學也賦詩徑歸

覽書無滯礙繙閲百家晝夜無倦於陰陽星歷五行卜筮靡不通曉性周謹不肯苟簡涉獵所習必極精詳兄弟皆志古嗜學燕居從容講論道義誾誾侃侃和而不同伯仲之間自為師友雖先生所以成德其資取

者非一端然家庭追琢封植之功與為多焉休假則
與弟子適場圃習射曰是固男子之事也自是里中
士始不敢鄙弓矢為武夫末藝
乙未歲湖之南嘗有茶寇聲揺旁郡聚落皆入保並舍
民走郡請先生主之郡如其請門人多不悅先生曰
古者長比閭之士即伍兩之率也士而恥此則豪俠
武斷者專之矣今文移動以軍興從事郡縣欲事之
集勢必假借主者彼乘是取必於閭里亦何所不至

哉冠雖不入境閲習屯禦皆可為後法

先生和順不違物而非意自不能干簡直不徇人而與居久益有味四方學者踵門請益羣疑塞胷糾纆膠轕雖善辯者不能解先生從容啓告莫不渙然失其疑而退非唯動悟乎格固有所本亦其用力於自治者既専且久人之疾疢皆嘗折肱浮湛滑澮適中其病聽之者於心有戚戚焉至於扞格不入必寛養以俟其可未嘗無益而雜施之也天下之治方術者多

矣圖於異端小道者既不足與議晚進新學間有聞君子之餘論者又多既其文而不既其實摹規而畫員擬矩而作方雖或似之而卒非也

方其勇於求道之時憤悱直前蓋有不由階序者矣然其所志者大所據者實有肯綮之阻雖積九仞之功不敢遂有毫釐之偏雖立萬夫之表不敢安公聽並觀却立四顧弗造於至平至粹之地弗措也

晦菴餞東萊至鵝湖先生兄弟來會講論先生作詩云

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築
室未聞無址忽成岑留情傳註翻榛塞著意精微轉
陸沉珍重友朋勤琢切須知至樂在如今象山和云
墟墓興衰宗廟欽斯人千古最靈心涓流積至滄浪
水拳石崇成泰華岑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
浮沉欲知自下升高處真偽須先辨只今晦菴和云
德業風流夙所欽别離三載更關心偶扶藜杖出寒
谷又枉籃輿度遠岑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

深沉却愁説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

東萊東晦菴曰子壽前日經過留此二十餘日幡然以鵝湖前見為非甚欲著實看書講論心平氣下相識中甚難得也

晦菴答曰子靜似猶有舊來意思子壽言其雖已轉步而未曾移身回思鵝湖講論時氣勢今何止十去七八耶

先生屬纊之夕與其昆弟語惟以天下學術人材為念

少焉正卧整衣衾理鬚髯怡然而終所謂仁以為已任死而後已者葢於此見之

張南軒與先生不相識晚歲還書相與講學問大端期以世道之重無幾何而張公没又半歲而先生下世豈道之顯晦果有數存乎其間耶

先生没東萊又與晦翁帖曰陸子壽不起可痛篤學力行深知舊學之偏求益不已乃止於此於後學極有所係也

晦菴祭之曰學匪私說惟道是求苟誠心而擇善雖異序以同流如我與兄少不並遊葢一生而再見遂傾倒以綢繆念昔鵝湖之下實云識面之初兄命駕而鼎來載季氏而與俱出新篇以示我意懇懇而無餘厭世學之支離新易簡之規模顧予聞之淺陋中獨疑而未安始聽瑩於胷次卒紛繳乎談端徐度兄之不可遽以辯屈又知兄必將反而深觀遂逡巡而旋返悵猶豫而盤旋別來幾時兄以書來審前說之未

定曰予言之可懐逮予辭官而未獲停驂道左之僧齋兄乃枉車而來教相與極論而無猜自是以還道合志同何風流而雲散乃一西而一東云云烏乎今兹之歲非龍非蛇何獨賢人之不淑屢興吾黨之深嗟惟兄德之尤粹儼中正而無邪至其降心以從善又豈有一豪驕吝之私耶

陸九淵　象山先生文安公

字子静復齋之弟登乾道八年進士第淳熙元年

授洪之靖安簿未上丁繼母憂服闋調建之崇安簿八年以史浩薦除都堂審察不赴九年以侍從薦除國正十年遷勅令所删定官十一年修寛恤詔令書成改承奉郎十三年轉宣義除將作監丞後省疏駁得旨主管台州崇道觀十六年滿祠光宗登極除荆門守紹熙三年冬卒於官享年五十

四嘉定三年賜謚

生有異稟端重不伐究心典籍見於躬行幼不戲弄靜

重如成人三四歲時侍父賀行遇事物必致問一日忽問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五歲讀書紙隅無捲摺讀不苟簡勤於攷索甞曰丱角時聞人誦伊川語自覺若傷我者又曰伊川之言奚為與孔孟之言不類初讀論語即疑有子之言支離

登第考官吕祖謙能識其文於數千人之中他日謂先生曰未嘗欵承教僅得之傳聞一見高文心開目明

知其為江西陸子靜也

史浩薦之曰淵源之學沉粹之行輩行推之而心悟理

融出於自得

淳熙辛丑二月寓白鹿洞書院講君子喻於義小人喻

於利曰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

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乎義所習在義

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乎利所習在利

斯喻於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科舉取士久

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為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場屋之得失顧其拔與有司好惡如何耳非所以為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汩没於此而不能以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要其志之所鄉則有與聖賢背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崇卑禄廩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使之者哉從事其間更歷之多講習之熟安得不有所喻顧恐不在於義耳誠能深思是身

不可使之為小人之歸其於利欲之習恒焉為之痛心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而進於場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學胷中之藴而不詭於聖人由是而仕必皆共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為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
朱子跋曰熹率僚友與俱至于白鹿書院請得一言以警學者子静既不鄙而惠許之至其所以發明敷暢則又懇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其隱微深痼之病

聽者莫不竦然動心焉於此反身而深察之則庶乎其可以不迷入德之方矣

自少時聞靖康事慨然有感於復讎之義訪求智勇之士與之商確益知武事利病形勢要害人物短長

貴溪有山先生登而樂之結茅其上山形如象遂名曰象山號象山翁四方學徒大集至數百人從容講道詠歌怡愉有終焉之意

示象山學者曰道不遠人顧人離道耳古人謂宿道鄉

方二三君子毋徒宿吾方丈曰鄉羣山得無愧於宿道鄉方之言斯可矣吾方以此自省因書此以自警藝之進不進亦各視其才雖無損益於其道然至於有棄日有遺力與未知其方而不能問於知者則其道亦可知矣

荆門素無城壁先生以為此自古戰爭之場今為次邊在江漢之間為四集之地南捍江陵北援襄陽東護隨郢之脅西當光化夷陵之衝荆門固則四鄰有所

恃否則有腹背心脇之虞由唐之湖陽以趨山則其涉漢之徑已在荆門之脅由鄧之鄧城以涉漢則其趨山之道已在荆門之腹餘有間途淺津坡陁不能以限馬灘瀨不能以濡軌者所在尚多自我出奇制勝徼敵兵之腹脅者亦正在此雖四山環合易於備禦義勇四千強壯可用而倉廪藏庫之間麋鹿可至累政欲修築子城憚重費不敢舉先生審度決計召集義勇優給庸直躬自勸督役者樂趨竭力工倍二

旬訖築

故事上元郡設齋醮曰為民祈福先生會吏民講洪範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一章代醮事曰皇大也極中也洪範九疇五居其中故謂之極是極之大充塞宇宙天地以此而位萬物以此而育古先聖王皇建其極故能參天地贊化育當此之時凡厥庶民皆能保極比屋可封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協氣嘉生薫為

太平嚮用五福此之謂也皇建其有極即是斂此五福以錫庶民捨極而言福是虛言也是妄言也是不明理也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衷即極也凡民之天均有是極但其氣稟有清濁智識有開塞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古先聖賢與民同類所謂天民之先覺者也以斯道覺斯民者即皇建其有極也即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也今聖天子皇建其極是彝是訓于帝其訓無非斂此五福以

錫爾庶民守令承流宣化即是承宣此福為天子以錫爾庶民也凡爾庶民知愛其親知敬其兄者即惟皇上帝所降之衷天子所錫之福也若能保有是心即為保極宜得其壽富康寧是謂攸好德考終命凡爾庶民知有君臣上下知有中國夷狄知有善惡是非知有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順朋友有信即惟皇上帝所降之衷天子所錫之福也身或不壽此心實壽家或不富此心實富縱有患難心實康寧

或爲國死事或殺身成仁亦爲考終命若論五福但當論人一心此心若正無不是福此心若邪無不是禍世俗不曉只將目前富貴爲福目前患難爲禍不知富貴之人若其心邪其事惡是逆天地逆鬼神悖聖賢之訓畔君師之教天地鬼神所不佑聖賢君師所不與忝辱父祖自害其身此時回思亦有不可自欺自瞞者若於此時更復自欺自瞞是直欲自絶滅其本心也縱是目前富貴正人觀之無異在囹圄糞

織中也患難之人其心若正其事若善事不逆天地不逆鬼神不悖聖賢之訓不畔君師之教天地鬼神所當佑聖賢君師所當與不辱父祖不負此身仰無所愧俯無所怍雖在貧賤患難中心自亨通正人觀之即是福德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但自考其心則知福祥殃咎之至如影隨形如響應聲實必然之理也

初讀書至宇宙二字忽大省曰宇宙内事即已分内事已分内事即宇宙内事

曰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來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千萬世之前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萬世之後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東海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西海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南海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北海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

人心至靈此理至明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

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即可以正慮念之不正者

頃刻而失之即為不正有可以形迹觀者有不可以

形迹觀者必以形迹觀人則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迹

繩人則不足以教人

又曰今天下學者惟有兩途一途朴實一途議論

公與季兄復齋講貫理學號江西二陸其學務窮本原

不為章句訓詁惟孟軻書是崇是信葢謂此心之良

天所與我信口能及此則宇宙無非至理聖賢與我同類

公見理昭徹加以涵養故能成已成物四方之士風動雲集公矩矱端嚴對之者非心邪念自然銷沮論說與厲聽之者如指迷途出荆棘質諸遺編義利之分王覇之别天理人欲凡介於毫芒疑似之間者辨之弗措叩之弗竭自非學本正大充乎自然安能如是之周流貫通動與理會哉孔煒議謚

其發本心之問先生舉是日扇訟是非以答其忽省此心之清明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是知先生之心非口說所能贊述所可得而言者日月之明先生之明也四時變化先生之變化也天地之廣大先生之廣大也鬼神之不可測先生之不可測也欲盡言之雖窮萬古不可得而盡也雖然先生之心與萬古之人心一貫無二致學者不可自棄門人

楊簡撰

行狀

東萊東晦菴曰子靜留得幾日鵝湖氣象已全轉否若只就一節一目上受人琢磨其益終不大也

晦菴答曰子靜舊日規模終在其論為學之病如此即只是意見如此即只是議論如此即只是定本某因與說既是思索即不容無意見既是講學即不容無議論統論為學規模亦豈容無定本但隨人材質病痛而救藥之即不可有定本耳渠却云正為多是邪意見閑議論故為學者之病某云如此即是自家

呵叱亦過分了須著邪字閑字方始分明不教人作禪會耳又教人恐須先立定本却說上面整頓方始說得無定本底道理今如此一槩揮斥其不為禪學者幾希其病恐未必是看人不看理自是渠合下有些禪底意思又自主張太過須說我不是禪而諸生錯會了故其流遂至此

初先生之兄子美九韶嘗有書與晦菴言太極圖說非正曲加扶掖終為病根意謂不當於太極上更加無

極二字晦菴答云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以為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為萬化根本又曰無極只是無形太極只是有理子美不以為然而詆濂溪不已先生因為之辨以詆濂溪第一書曰易之大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已是形而上者況太極乎極者中也言無極則是言無中也豈宜以無極字加於太極之上無極二字出於老子聖人之書無有也

晦菴荅曰大傳既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矣而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豈真以陰陽為形而上者哉正所以見一陰一陽雖屬形器然其所以一陰而一陽者是乃道體之所為也故謂道體之至極則謂之太極謂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雖名二物實無兩體周子所以謂之無極者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以為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為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乎陰陽之中以為通貫全體無乎不在

則又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今乃深詆無極之不然則是直以太極為有形狀有方所矣直以陰陽為形而上者則又昧於道器之分矣又於形而上者之上復有箇太極乎之語則是又以道上別有一物為太極矣如老子復歸於無極乃無窮之義非若周子所言之意也

第二書曰凡若實見太極上面必不更加無極字下面必不更著真體字上面加無極字正是疊床上之床

下面著真體字正是架屋上之屋老氏以無為天地之始以有為萬物之母以常無觀妙以常有觀徼直將無字搭在上面正是老氏之學豈可諱也

晦菴答曰詳老氏之言有無以有無為二周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為一正如南北水火之相反更請仔細著眼未可容易譏評也

先生再書辭加憤厲晦菴答之以為凡辨論亦須平心和氣仔細精詳反覆商量務求實是乃有歸著如不

能然但於匆遽急迫之中肆支蔓躁率之詞以逞其忿懟不平之氣則豈有君子長者之意乎如曰未然則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行所知無復可望於必同也

晦菴曰熹見延平因論象山之學子静說話常是兩頭明中間暗或問暗是如何曰是他那不說破處他所以不說破處便是禪鴛鴦綉出從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他禪家自愛如此

問象山師承曰他們天資也高不知師誰然也不問師傳人學多是就氣禀上做偏了

子壽兄弟氣象甚好其病却是盡廢講學而專務踐履却於踐履之中要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為病之大者要其操持謹質表裏不二實有以過人者惜乎其自信太過規模窄狹不復取人之善將流於異學而不自知耳

子靜平日所以自任正欲身率學者一於天理而不以

一毫人欲雜乎其間

子静之學於心地工夫不爲無所見但便欲持此陵跨古今更不下窮理細密工夫卒并與其所得者而失之

如陸氏之學則在近年一種浮淺頗僻議論中固自卓然非其儔匹其徒傳習亦有能修其身能治其家以施之政事之間者但其宗旨本自禪學中來不可揜諱

子静使氣好為人師要人悟

子静分明是禪但却成一个門戶尚有所據

曾祖道曰頃年亦嘗見象山晦菴笑曰這好商量公且道象山如何對曰象山之學甚曉不得更是不敢學曰如何不敢學對曰象山與其言目能視耳能聽鼻能知香臭口能知味心能思手足能運動如何更要甚存誠持敬硬要將一物去治一物須要如此做甚詠歸舞雩自是吾夫子家風甚對他曰是則是有此

理恐非初學所到地位象山曰吾子有之而必欲外鑠以為本可惜某曰此恐只是先生見處今要他便如此却恐成猖狂妄行蹈乎大方者矣象山曰纏繞舊習如落陷穽卒除不得晦菴曰子静所學分明是禪又曰江西大抵秀而能文若得人點化是多少明快葢有不得不任其責者

吕伯恭門徒氣宇厭厭四分五裂各自為說久之必至銷歇子静則不然精神緊峭其說分明能變化人使

人旦異而晡不同其流害未艾也并朱子說

宋名臣言行録外集卷十五

宋名臣言行録外集卷十六

宋 李幼武 纂集

陳亮

字同父婺州永康人壯歲首賢能之書尋預壁水之選孝宗朝六達帝庭上書論恢復大計又伏闕論宰相非才無以係天下望垂拱殿成進賦以頌德又進郊祀慶成賦皆不報光宗即位伏闕上鑒

成箴又不報紹興四年舉進士上親擢之第一授
建康軍節度判官次年卒享年五十有五
公天資異常俯視一世常以經綸天下自任壯歲應鄉
舉推為褎然之選繼而補太學博士弟子員其生平
議論以讎仇未雪為國大恥六詣天闕上書皆主於
恢復故及第後謝恩詩有復讎自是平生志勿謂儒
臣鬢髮蒼之句其稟性忠誼至老彌篤云
淳熙戊戌正月丁巳守闕上書其略曰中國天地之正

氣也天命之所鍾也人心之所會也衣冠禮樂之所萃也百代帝王之所以相承也豈天地之外偏邪之氣之所可奸哉不幸而能奸之至于挈中國衣冠禮樂而寓之偏方雖天命人心猶有所係然豈所以久安而無事也天地之正氣鬱遏數十年而久不得騁必將有所發洩而天命人心固非偏方之所可係也南渡之初君臣誓不與敵俱生卒能以奔敗之餘而勝百戰之敵及秦檜倡邪議以沮之忠臣義士斥死

南方天下之氣憤矣自非海陵送死淮南亦不復知兵戈之為何事也今金人之植根既久不可以一舉而遂滅國家之大勢未張不可以一朝而大舉人情皆便於通和者所以成上下苟安而為妄庸者兩售之地也書奏不報

再上書略曰陛下属志復雠不肯即安於一隅是有大功於社稷也然坐錢塘浮靡之隅以圖中原則非其地用東南習安之衆以行進取則非其人財止於府

庫則不足以通天下之有無兵止於尺籍則不足以
兼天下之智勇是以遷延之計遂行而陛下有為之
志乖矣此臣所以不勝忠憤而願得望見顏色陳國
家立國之本末而開大有為之畧論天下形勢之消
長而決大有為之機務合於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
本旨然八月待命未有聞焉臣恐天下豪傑將測陛
下之意嚮而雲合響應之勢不得而成矣
又曰臣妄意國家維持之具至今日而窮然變通之道

有三有可以為遷延數十年之策有可以為五六十年之計有可以為復開數百年之基事勢昭然而效見殊絶非陛下聰明度越百代決不能一一聽之臣不泄之大臣而大臣拱手稱吉以問臣亦姑取其大體可言三事以答之一曰二聖北狩之禍萏國家之大恥天下之公憤也五十年之餘雖天下之氣銷鑠頹墮不復知讎恥之當念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振作其氣以泄其憤使人人如報私讎此春秋書衛人

敘州吁之意也其二曰國家之規模使天下奉規矩
準繩以從事羣臣救過之不給又何暇展布四體以
求濟度外之功哉其三曰藝祖用天下之士人以易
武臣之任事者故本朝以儒立國而儒道之振獨優
於前代今天下之士熟爛委靡誠可厭惡正在主上
與二三大臣反其道而用之作其氣而養之使臨事
不至於乏材隨材皆有足用則立國之規模不至戾
藝祖之本旨而東西馳騁以定禍亂不必專在武臣

也臣所與大臣論者大畧如此二三大臣已相顧駭然疎遠草茅寧復有路以望清光乎

戊申歲再上書畧曰本朝以儒道治天下以格律守天下而天下之人知經義之為常程科舉之為正路法不得以自用其凡人不得以自用其智二百年之太平由此出矣至於艱難變故之際書生知議論之當正而不知事功之為何物知節義之當守而不知形勢之為何用宛轉文法之中無人能自拔者陛下雖

欲得非常之人以共斯世而天下其誰肯信乎陛下用其喜怒哀樂之權以鼓動天下使如臣者得借方寸之地終前書之所言而附寸名于竹帛之間不使鄧禹笑人寂寂而陛下得以發其雄心英畧與四海才臣智士共之天生英雄殆不偶然而帝王自有真非區區小臣所能附會也

紹熙初上皇帝鑒成箴一首其辭曰五閏失馭僞主僭竊綱常絲棼宇縣瓜裂干戈日尋湯沸火熱元元憔

悴無所存活藝祖勃興天為民設受命之日兵刃不
血痛兹版圖尚爾割截丙夜不安住就普説獨立門
外衝冒風雪謀定戈指莫我敢遏首征揚州重進誅
亟旋征澤潞李筠就殺復掩湖南保權力屈爰取荆
南繼冲悚懾一鼓孟昶蜀城斯拔徂征嶺南劉鋹面
縛馳使江南李煜踧踖傳檄吳越錢俶納國十餘年
間憂虜危慄頭若蓬葆雨沐風櫛東征西伐天下始
一解兵修貢降王在列施袴麻鞋緣布衣褐訓練六

軍法度陞級太宗繼之乾乾夕惕親征河東督勵士卒人百其勇城無全堞下詔寛赦繼元乃伏收復漳泉洪進屏息真宗嗣之二祖是法契丹來寇人心業業決意親征俯從凖策親御鞍馬躬秉黄鉞白旄一麾王師奮發我氣既盈敵氣斯竭稽首請和干戈載戢譬以禍福實賴臣弼於皇仁祖善繼善述未幾元昊在西復悖謀臣勇將連年討伐邉民既困國用亦乏厥後智高忽爾猖獗南嶺東西擾擾數月以時討

平狄青之力靖康之難言之汗浹二帝北廵狼窠熊
窟沙漠萬里風霜冽冽胡塵撲面驚弦慘骨國祚若
旒孰任其責賴有高宗克紹前烈匆遽渡江心膽欲
折皇天降監風濤安帖所至成市暫都于浙頹亮凶
燄震撼六合投箠采石意謂無越幸而倒戈自取夷
滅壽皇履位求賢如渴崇事高宗孝心尤切二十八
載始終無缺高宗上仙哀號哽咽四方來觀其容慘
怛王業艱難坦然明白今王嗣位祖宗是則無湎于

酒無沈于色色能荒人之心酒能敗人之德以宰相為腹心以臺諫為耳目以將帥為爪牙以尚書為喉舌登崇俊良斥退奸邪勿謂天高常若對越勿謂民弱實關治忽勿俾禍起於蕭墻勿使患生於倉卒勿私賞以格公議勿私刑以虧國律勿侮老成之人勿貴無益之物勿妄費生靈之財勿妄興土木之役勿謂嚬笑之微而莫我知勿謂號令之嚴而莫我逆盡孝乃明主之治論相乃人主之職聖言不可侮人心

不可拂傾耳乎公卿之言游心乎帝王之術勿謂和議已成而不慮乎遠圖勿謂大位已得而不恤乎小失當效夏王寸陰是惜當效文王日昃不食勿效夏王瑶臺瓊室勿效商王斮涉剖直如履薄氷深虞沒溺如馭六馬切虞奔軼勿謂微過當絶芽蘖勿謂小患當窒孔穴左右前後當用賢哲王惟戒兹民罔不悅草茅作箴敢告司闕

與晦翁書曰伊洛諸公謂三代以道治天下漢唐以智

力把持天下其說固已不能使人心服而近世諸儒

遂謂三代專以天理漢唐只是人欲信斯言也千

五百年之間天地不過架漏過時人心亦是牽補度

日萬物何以阜蕃而道何以常存乎諸儒之論為曹

孟德以下諸人設可也以斷漢唐豈不冤哉

又曰高祖太宗本君子之射也惟御者不純乎正故其

射一出一入而卒歸於禁暴戢亂愛人利物而不可

掩者其本領宏大開廣故也故某嘗有言三章之約

非蕭曹之所能教而定天下之亂又豈劉文靖之所能發哉此儒者之所謂見赤子入井之心也其本領宏大開廣故其發處便可以震動一世不止如見赤子時微眇不易推廣耳天下大物也不是本領宏大如何擔當得去惟其事變萬狀而真心易以汨沒到得失枝落節處其皎然者終不可誣耳高祖太宗葢天地賴以常運而不息人紀賴以接續而不墜而謂道之存亡非人之所預則過矣漢唐之君果無一毫

氣力則所謂卓然者果何物耶使二程若在猶當正色而辨明之㠯之不肖其不足論甚矣然亦要做箇人非專為漢唐分疏也正欲明天地常運而人為常不息要不可以架漏牽補度時日耳顧秘書平心以聽惟理之從盡洗天下之横竪高下清濁黒白一歸之正道無使天地有棄物四時有剩運人心或可欺而千五百年之君子皆可葢也

又曰㠯大槩以為三代做得盡者也漢唐做不到盡者

也若謂其假仁詐義以行之切恐待漢唐之君太淺狹而世之君子有不厭于心者矣匡章通國皆稱其不孝而孟氏獨禮貌之眼目既髙於駁雜之中有以得其心故當波流奔迸利欲百端宛轉於其中而能察其真心之所在此君子之道所以為可貴耳若萬慮不作全體潔白而曰真心在焉者此始學之事耳一生辛勤於堯舜相傳之心法不能㸃鐵成金而不免以銀為鐵使千五百年之間成一大空𨚫人道泯

息而不害乎天地之常運而我獨卓然而有見無乃
甚高而孤乎宜其之不心服也
晦翁答曰以兄之高明俊傑世間榮悴得失本無足為
動心者而細讀來書似未免有不平之氣區區竊獨
妄意此殆平日才太高氣太銳論太險迹太露之過
是以困於所長忽於所短雖復更歷變故顛沛至此
而猶未知所以反求之端也曰若高帝則私意分數
未甚熾然已不可謂之無太宗之心則吾恐其無一

念之不出於人欲也直以其能假仁借義以行其私而當時與之爭者才能智術既出其下又不知有仁義之可借是以彼善於此而得以成其功耳若以其能建立國家傳世久遠便謂其得天理之正此正是以成敗論是非但取其獲禽之多而不羞其詭遇之不出於正也千五百年之間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牽補過了時日其間雖或不無小康而堯舜二王周孔所傳之道未嘗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間也若論

道之常存却又初非人所能預只是此箇自是亘古亘今常在不滅之物雖千五百年被人作壊終殄滅他不得耳漢唐所謂賢君何嘗有一分氣力扶助得他耶

凡人物奇偉英特恐不但今日所未見向來得失短長正自不須更挂齒牙向人分説但鄙意更欲賢者百尺竿頭進取一步將來不作三代以下人物省得氣力為漢唐分疏即更脱洒磊落耳

夫人只是這箇人道只是這箇道豈有三代漢唐之別但以儒者之學不傳而堯舜禹湯文武轉相授受之心不明於天下故漢唐之君雖或不能無暗合之時而其全體却只在利欲上此其所以堯舜三代自堯舜三代漢祖唐宗自漢祖唐宗終不能合而為一也今若必欲撤去限隔無古無今則莫能深考堯舜相傳之心法湯武反之之功夫以為準則而求諸身却就漢祖唐宗心術微處痛加繩削取其偶合而察

其所自來黜其悖戾而究其所從起庶幾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有以得之於我云云

且如約法三章固善矣而卒不能除三族之令一時功臣無不夷滅除亂之志固善矣而不免竊取宫人私侍其父其他亂倫逆理之事往往皆身犯之舉其終始而言其合於義理者常小而少不合於義理者常大而多後之觀者於此根本工夫自有欠闕故不知其非而以為無害於理抑或以為雖害於理而不

害其獲禽之多也

若夫點鐵成金之譬施之有教無類遷善改過之事則可至於古人已往之迹則其為金為鐵固有定形而非後人口舌議論所能改易矣今乃欲追點功利之鐵以成道義之金不惟費却閒心力無補於既往正恐礙却正知見有害於方來也

聖人者金中之金也學聖人而不至者金中猶有鐵也漢祖唐宗用心行事之合理者鐵中之金也曹操

劉裕之徒則鐵而已矣金中之金乃天命之固然非由外鑠淘擇不淨猶有可憾今乃無故必欲棄舍自家光明寶藏而奔走道路向鐵爐邊查礦中撥取零金不亦悮乎

大風吹倒亭子却似天公會事發彼洛陽亭館又何足深羨也嘗論孟子說大人則藐之孟子固未嘗不畏大人但藐其巍巍然者耳辨得此心即便掀却卧房亦且露地䏶似此方是真正大英雄人然此一種

英雄却從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處做將出來若是血氣粗豪却一點使不著也老兄志大宇宙勇邁終古伯恭之論無復改評今日始於後生叢中出一口氣益未足為深賀然出身事主由此權輿便不碌碌則異時事業亦可卜矣

凡高明剛決非吝於改過者顧以愚言思之紬去義利雙行王伯並用之說而從事于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則豈獨免於人道之

禍而其所以培壅本根澄原正本為異時發揮事業之地者益光大而高明矣並晦翁書

晦翁以道學為一世師表而公與之反覆議論略不少假借至謂研窮理義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杪忽較禮於分寸以積累為工以涵養為正睟面盎背則某於諸儒誠有媿焉至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胷世俗所謂粗塊大

饜飽有餘而文不足者自謂差有一日之長

紹熙天子廷策多士擢公第一誥詞云(某官)三歲大比

人徒知為布衣進身之途藝祖皇帝有言曰設科取

士本欲得賢以共治天下大哉王言朕所當法也廷

策者再乃始得汝爾畚以藝文首賢能之書旋以論

奏動慈扆之聽親閱大對嘉其淵源擢置舉首殆天

留以遺朕也尚循故事往佐帥幕益茂遠業以須登

用

公少以文名於天下至老方第常抱不平之恨故及第後謝宰執有啟云數十年窮居畎畝未諧豹變之懷五千言上徹冕旒誤中龍頭之選又云如某者材不逮於中人學未臻于上達十年壁水一几明窻六達帝廷上恢復中原之策兩譏宰相無輔佐上聖之能荷壽皇之兼容恢漢光之大度留張齊賢以貽主上俾宋廣平而冠羣儒静言叨冐之多知自吹嘘之力又云某敢不益勵初心重温舊業以片言而悟明主

尚愧古人設三表以繫單于請從今日

公才氣超邁下筆立就數千言略無凝滯議論風生亹亹不倦其視當世苟祿竊位之士蔑如也嘗自贊其畫像云其服甚野其貌亦古倚天而號提劍而舞惟稟性之至愚故與人而多忤歎朱紫之未服謾丹青而描取遠觀之一似陳亮近眎之一似同甫未論似與不似且說當今之世孰是文中之虎

稼軒辛幼安祭之曰嗚呼同父之才落筆千言俊麗雄

偉珠明玉堅人方窘步我則沛然莊周李白庸敢先鞭同父之志平蓋萬夫橫渠少日慷慨是須擬將十萬登封狼胥彼臧馬輩殆其庸奴天於同父既豐厥稟智略橫生議論風凜使之早遇豈愧衡伊行年五十猶一布衣問以才豪跌宕四出要其所厭千人一律不然少貶動顧規檢夫人能之同父非短至今海內能誦三書世無楊意孰主相如中更險困如履氷崖人皆欲殺我獨憐才脫廷尉繫先多士鳴耿耿未

阻厥聲浸宏蕃至是而世未知同父者益信其為天下之偉人矣嗚呼人才之難自古而然匪難其人抑難其天使乖崖公而不遇安得征吳入蜀之休績大原決勝即異時落魄之齊賢方同父之約處孰不望夫上之人謂握瑜而不宣令同父發策大廷天子親寘之第一是不憂其不用以同父之才與志天下之事孰不可為所不能自為者天靳之年閩浙相望信問未絶子胡一病遽與我訣嗚呼同父而止是耶而

今而後欲與同父憩鵝湖之清陰酌瓢泉而共飲長歌相答極論世事可復得耶千里寓辭知悲之無益而涕不能已嗚呼同父尚或臨監之否

晦翁曰同父才高氣粗故文字不明瑩要之自是心地不清和也

又曰同父在利欲膠漆盆中

宋名臣言行録外集卷十六

宋名臣言行録外集卷十七

宋　李幼武　纂集

蔡元定　西山先生

字季通建之建陽人師朱晦菴慶元初年黨禁禍作奉旨編管道州次年卒于貶所嘉定三年夏旨贈迪功郎

慶元丙辰御史沈繼祖奏朱熹剽竊張載程頤之餘論

寓以喫菜事魔之妖術以簧皷後進張浮駕誕私立品題收召四方無行義之徒以益其黨伍相與餐粗食淡衣褁帶博或會徒於廣信鵝湖之寺或呈身於長沙敬簡之堂潛形匿迹如鬼如蜮其徒蔡元定佐之為妖乞送別州編管

丁巳正月晦翁方與諸生講論有以小報來言者晦翁略起視之復坐講論如初詞色更為和平翌旦諸生乃知有旨揮

郡縣捕元定甚急元定色不為變毅然上道晦翁與諸所從遊百餘人送别蕭寺坐客感歎有泣下者晦翁視元定不異平時因曰朋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之矣又曰季通之行無幾微不適意丘子服獨為之涕泣流連而不能已處事恤窮交亦兩得其道也

又按别録云晦翁往淨安寺候元定元定自府乘舟就貶過淨安晦翁出寺門接之坐僧方丈寒暄外無

嗟勞語以連日讀參同契所疑叩蔡蔡應答洒然少

選諸人醵酒至飲皆醉晦翁間行列坐寺前橋上飲

回寺又飲晦翁醉睡方坐飲橋上詹元善即退去晦

翁曰此人富貴氣

晦翁致書曰每念遠别不勝悵惘至於讀書玩理欲講

而無從又不但常人離别之思也某連日讀參同契

頗有趣知千周萬遍非虛言也

又曰平日相聚未知其為樂别後乃覺闕事可歎可

歎

每至讀書講學無可咨扣無可告語尤覺仰德之深也

病足未能平步氣血日衰前去光景想已不多病中塊

坐又未能息心休養才緇動册子便覺前人闊略病

敗欲以告人而無可告者又不免輙起著述之念亦

是閑中一大魔障欲力去之而未能以此極思向來

承晤之樂未知此生能復相從如往時否耳

季通一出飽觀江湖表裏形勢不為無補甚恨匏繫不

能與之俱行其律書法度甚精近世諸儒皆莫能及但吹律未諳歸來更須細尋訂耳 並晦翁書

戊午嵗元定卒晦翁哭之慟冬十月祭之曰某竊聞亡友西山先生蔡君季通覊旅之櫬遠自舂陵言歸故里謹以家饌隻鷄斗酒酹于柩前嗚呼哀哉尚享

又與勉齋黄榦帖云季通之柩已歸陳坂上一寺中先買一地在其前今冬便塟也萬事盡矣尚何言哉一慟之餘行自病也

十一月六日晦翁遣男祭其葬於其行也哭而送之曰

嗚呼季通而至此耶精詣之識卓絶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辯不可復得而見矣天之生是人也果何為耶西山之顛君擇而居西山之足又卜而藏而我於君之生既未得造其廬以遂半山之約至於今日不能扶曳病軀以視君之反此真宅而永訣以終天也並遊之好同志之樂已矣已矣哀哉哀哉

西山從晦翁遊最久精識博聞同輩皆不能及義理大

原固已心通意解尤長於天文地理樂律歷數兵陣之說凡古書盤錯肯綮學者讀之不能以句元定爬梳剖析細入秋毫莫不暢達晦翁論易推本河圖洛書邵氏皇極經世書先天圖往往多因與元定往復而有發焉故其貶也恨無與晤語者其歿也祭之益深致其哀焉

勉齋黄文肅公曰晦翁先生之門從遊者多矣公之來先生必留數日往往通夕對床不暇寢從先生遊者

歸必過公之家聽其言論不忍去去皆充然有所得也葢公負英邁之氣藴該洽之學智極乎道徳性命之原行謹乎家庭唯諾之際於先生之門可謂傑然者矣

劉文簡公爚表其墓曰先生天資高聞道早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講明陰陽消長之運達古今盛衰之理上稽天時下攷人事皆有明證若禮樂兵制度數皆正其流而會于一方技曲學異端邪説悉拔其

根而辨其非凡古書竒辭與㫖人所不能讀者一見即解文公嘗曰人讀易書難季通難書易又曰造化微妙惟深于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未嘗厭也先生處家以孝弟忠信儀刑子孫而其教人也以性與天道為先自本而支自原而流聞者莫不興起嘗言文公教人以訓詁文義為先下學上達固是常序然世衰道微邪説交作學者未知本原未必不惑於異端之説也故文公晩年接引後學亦無隱焉

元定作律呂新書晦翁序之曰古樂之亡久矣然秦漢之間去周未逺其器與聲猶有存者故其道雖不行於當時而其為法猶未有異論也逮於東漢之末以接西晉之初則已浸多説矣歴魏周齊隋唐五季論者愈多而法愈不定爰及我朝功成治定理宜有作建隆皇祐元豐之間葢亦三致意焉而胡阮李范馬劉楊諸賢之議終不能以相一也而况于崇宣之季姦諛之會黥涅之餘而能有以語夫天地之和哉丁

未南狩今六十年神人之憤猶有未攄是固不遑於稽古禮文之事然學士大夫因仍簡陋遂無復以鍾律為意者則已甚矣吾友蔡君元定當此之時乃獨心好其説而力求之旁搜遠取巨細不捐積之累年乃若冥契著書兩卷凡若干言予每得而讀之愛其明白而淵深縝密而通暢不為牽合傅會之談而横斜曲直如珠之不出於盤其言雖多出於近世之所未講而實無一字不本於古人已試之成法蓋若黄

鐘圍徑之數則漢斛之積分可考寸以九分為法則淮南太史小司馬之說可推五聲二變之數變律半聲之例則杜氏之通典具焉變宮變徵之不得為調則孔氏之禮疏因亦可見至于先求聲氣之元而因律以生尺則尤所謂卓然者而亦班班雜見于兩漢之志蔡邕之說與夫國朝會要以及程子張子之言顧讀者不深考其間雖或有得于此而又不能無失于彼是以晦蝕紛拏無復定論大抵不拘攣于習熟

見聞之近即肆其胸臆妄為穿穴而無所據依李通乃能奮其獨見超然遠覽爬梳剔抉參考互尋用其半生之力以至于一旦豁然而融會貫通焉斯可謂勤矣及其著論則又能推求本根比次條理撮取機要闡究精微不為浮詞濫說以汩亂于其間亦庶幾乎得書之體者予謂國家行且平定中原以開中天之運必將審音協律以諧神人當是時也受詔典領之臣能得此書而奏之則東京郊廟之樂將不待公

孫述之暫師而後備而參摹四分之書亦無待乎後世之子雲而後知好之矣抑季通之為此書詞約理明初非難讀而讀之者往往未及終篇輒已欠伸思睡固無由了其歸趣獨以予之頑鈍不敏乃能熟復數過而僅得其指意之彷彿季通以是亦許予為能知己志者故屬予以序引而予不得辭焉季通更欲均調節簇被之管絃别為樂書以究其業而又以其餘力發揮武侯六十四陣之圖緒正邵氏皇極經世

之歴以大備乎一家之言其用意亦健矣予雖老病
倘及見之亦豈非千古之一快也哉
又曰李通理會樂律大段有心力看得許多書也是見
成文字如史記律歴書自無人看到這裏他近日又
成一律要盡合古法
其論經世書云元會運世之數大而不可見分釐絲毫
之數小而不可察所可得而數者即歲月日辰而知
之也一世有三十歲一月有三十日故歲與日之數

三十一歲有十二月一日有十二辰故日與辰之數十二自歲月日辰之數推而上之得元會運世之數推而下之得分釐絲毫之數三十與十二反覆相乘為三百六十故元會運世歲月日辰八者之數皆三百六十以三百六十乘三百六十為十二萬九千六百故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歲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月運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日世有十二萬九千六百辰歲有十二萬九千六百分月有十二萬九千六

百釐日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毫辰有十二萬九千六百絲皆天地之自然非假智營力索而天地之運日月之行氣朔之盈虛五星之伏見朓朒屈伸交食淺深之數莫不由此由漢以来以歷數名家者惟太初大衍耳太初以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為元以八十一為分大衍之歷乃以一百六十三億七千四百五十九萬五千二百為元三千四十為分皆附會牽合以此求天地之數安得無差先生曰康節之歷固自是

好而季通推得來又甚縝密若見于用不知果如何

恐當絕勝諸家也

嘉定庚午夏追贈季通初秩制曰士之遇不遇天也其

或擯斥于生前而獲伸于死後天理昭昭未有久而

不定者爾學問有源操履無玷杜門著書初無與于

世者不幸見誣亦遭遠謫今是非已定爾則殂矣朕

甚愍之其贈以官慰爾泉下死雖莫贖尚知享哉

蔡沈　九峯先生

字仲默西山先生子也卜居九峯當世名卿物色求訪將以用之不屑就也紹定三年五月殁年六十四

西山師事晦菴而晦菴顧曰季通吾老友也凡性與天道之妙他弟子不得聞者必以語季通焉異篇與傳儆辭奥義多先令討究而後親折衷之故嘗輯其問答之辭曰翁季録者蓋引以自匹也君自勝衣趍拜入則服膺父教出則從晦菴游晦菴晚年訓傳諸經

略備獨書未及為環眡門下生求可付者遂以屬君

洪範之數學者久失其傳西山獨心得之然未及論

著亦曰成吾書者沈也

君受父師之託凜凜焉常若有負蓋沈潛反復者數十

年然後克就其于書也攷序文之誤訂諸儒之説以

發明二帝三王羣聖賢用心洪範洛誥秦誓諸篇往

往有先儒所未及者其于洪範數也謂體天地之撰

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始于一奇象成

于二偶奇者數之所以立偶者象之所以存故二四而八八八卦之象也三三而九九疇之數也由是八八而又八之為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九而又九之為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源窒變通之妙或即象而為數或反數而擬象洞極有書潛虛有圖非無作也牽合傅會自然之數益晦焉嗟夫天地之所以肇人物之所以生萬事之所以失得莫非數也

數之體著於形數之用妙于理非窮神知化者曷足以語此君于二書闡發幽微至于如此真不媿父師之託哉

偽學之論興聘君遠謫舂陵君徒步數千里以從九疑之麓最楚粤窮僻處山川風物悲涼慘愴居者率不能堪君父子相對獨以義理自怡説浩然無湘纍之思楚囚之泣也聘君不幸沒貶所復徒步護柩以歸有遺以金而義不可受者輙謝卻之曰吾寧隨所止

而殯不忍累其先也

年僅三十即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為師平居仰觀俯

察默坐終晷瞭然有見于天地之心萬物之情反求

諸躬衆理具備信前聖之言不予欺也

聘君嘗著律吕書演八陣圖皆為文公所歎重然學者

鮮闚其做間以叩君毫分縷析使人洒然亡疑至象

緯運行陰陽嚮背歴歴如指諸掌

其文長于論辯詩早慕太白晚入陶韋社中至其吟詠

情性摹寫造化則又源流文公感興諸作非徒以詩

自命而已

宋名臣言行録外集卷十七